



金融化视域中的数据幻象与全球经济不平等

——重读《21世纪资本论》

宁殿霞

摘要:金融化的21世纪,国际资本头寸背后隐藏着资本与资源的双向流动机制,这种双向流动机制必然导致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加剧。《21世纪资本论》中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其揭示的不平等真实地体现了21世纪资本金融化的经济现实,但是,作者用“头寸相等”形成的数据幻象表达了资本带来的不平等更多地集中在一个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这一结论与21世纪资本的本质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其实,21世纪资本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就时间向度而言,不仅包含一国内部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还包含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不平等;就空间向度而言,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而且空间向度的不平等是时间向度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相反。

关键词:金融化;21世纪资本论;数据幻象;资本流动;资源流动

中图分类号:F091.3;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4-0079-08

全球经济不平等在《21世纪资本论》问世之后再一次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者皮凯蒂通过庞大的历史数据证明了资本主义形成以来的不平等,著作中间透显着的21世纪资本的内涵、现象及其本质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书中用头寸表达的数据幻象值得我们深思,比如他的论据“头寸相等”(two positions are more or less equal, 英文版第40页)^①和结论“承袭制资本主义”却总让我们感觉意犹未尽,原因在于他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②遮蔽了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本文主要探究金融化世界中数据幻象背后隐藏的资本逻辑,以期揭示国际资本头寸现象背后隐藏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经济现实。

一、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数据幻象与平衡悖论

数据原意是指用符号、文字、数字、语音、图像、视频等表示的信息。金融化世界中的数据幻象是指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资本流动、财富流转作核算、统计、计算形成的社会财富数据化信息,人们以此来衡量社会财富的量的规定性,这种数据是经济学数学化的典型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环境与经济运行机制,以幻象的形式吸引人们形成数据崇拜。数据幻象是金融化世界的显著特征。《21世纪资本论》关注的不平等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然而皮凯蒂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身上也反映着主流经济学家所特有的经济学数学化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市场交换中的经济现象的把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反映经济运行的本质方面却有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将经济现象数字化,丢失了历史的深度、人性的温度和精神的厚度,以至于构成数据幻象。

^①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0.

^②宁殿霞.“《21世纪资本论》之谜”何以可能——形而上学方法论批判的视角. 海派经济学,2015,13(4):93-102.

首先,皮凯蒂的资本概念及其财富资本化的内在机制反映了21世纪金融化的经济现实。《21世纪资本论》之所以能够为我们展示一个金融化世界,就在于作者对资本概念的界定。“资本等同于财富”的定义及其内在机制从四个方面体现着金融化的时代特征:一是资本流动。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增殖,金融化的特征首先是通过资本流动体现出来的。皮凯蒂语境中的所有资本都是可以“永久交易”的,也就是他的资本具备可流动的属性。金融化是从他的资本概念中蕴含的资本的可流动性表现出来的。在他的语境中,只要不是人力资本,能够划分所有权、能够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所有财富都可以划为资本,“不仅包括诸如机构、集团、公司、政府所使用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房屋、知识产权等,而且包括金融资本,甚至包括含居民住宅在内的所有不动产”。21世纪的资本是资本化了的所有财富,其第一特征就是可流动性。二是全部财富。金融化是从他的全部财富的描述中表现出来的。他的资本是一切可流动的财富,在界定可流动的同时,皮凯蒂提出“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界限可能并不清晰”^①。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界限一旦模糊,就说明所有的非金融资产都已经进入流通领域转化为金融资产了。因为“资本自身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8世纪的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变为21世纪的产业和金融资本)”^②,全部财富都可以转化为观念性的财富而融入市场。三是价值通约。金融化是通过价值通约表现出来的。金融的力量是神奇的,它可以开发人的欲望与潜能。任何一个人只要自身拥有足够的财富,都可以通过相关的金融合约来兑换一定的可获取财富的预期。只有得不到的财富,没有生产不出的金融合约,各种各样的金融合约使得几乎所有财富,甚至未来的财富都被通约为数字并汇入资本金融体系。四是价值分割。金融化是通过价值分割表现出来的。皮凯蒂的资本概念体现着资本的价值分割权力,在他的语境中,资本不一定参与价值创造,却拥有分割价值的权力。这里的资本属于物化的死劳动,即排除了“人天生就有的而无须积累”的财富和“人力资本”。另外,这个资本是可以通过交易获取收益的,也就是可以通过交易直接分割价值。总之,以上由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四个特征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金融化世界,这是皮凯蒂的资本概念所具备的鲜明时代特征,他通过“资本等同于财富”极其准确地把握了并为我们呈现了21世纪金融化的经济现实,同时也揭示了与这一概念相伴随的、资本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属性。

其次,金融化世界中国际资本流动的头寸核算形成了数据幻象。金融化的21世纪,整个人类依然处在马克思意义上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虽然资本分割剩余的秉性没有改变,但是金融资本权力的脱域性与任性带来的分割剩余的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深层原因在于金融化使资本集聚史无前例。第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球化进程推动资本集聚。有人认为是全球化带来了金融化,也有人认为是金融化导致了全球化。事实上,金融化与全球化之间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全球化为金融化提供契机和路径,金融化又加速推进全球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的反馈不断增强。全球化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转型还是发展,全球化都在不断推进,不断加速。20世纪上半叶50年的世界战争并没有阻断全球化,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转型更是全球化的加速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创新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强力兴奋剂,进入21世纪,短短十几年,资本实现了金融化,这一现实境遇正是皮凯蒂所反映的,同时也是他所忧虑的。“无论如何也不能阻挠商业和金融全球化令人惊叹的进程”^③,这样的国际资本流动使全球化成为21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铁律,全球化是资本聚变的一个方面。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为资本集聚提供物质条件。与19世纪以产业资本为主导的时代相比,21世纪是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资本金融化的时代,但是,这样的经济现实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过程中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首先,资本在时空叠加条件下自由流动。资本的扩张实现了全球化和金融化,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存的时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叠加。20世纪80年代后的30多年时间,资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化。全球化的现实是资本攻城略地的结果,是资本与精

①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24.

②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2.

③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18.

神互动的结果,因为商业和金融全球化之迅雷不及掩耳的进程是难以通过人为的力量加以调控和阻抗的,金融化的国际环境为资本提供了畅通无阻的流通渠道。其次,金融化没有改变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秉性,改变的只是分割的模式和比例。一方面,全球化作为资本扩张的结果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分割剩余价值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金融化又把所有价值全部融入资本金融体系,并在这一体系中重新分割。就资本对剩余占有而言,金融化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分割所有剩余价值的最优环境和最有效手段。总之,金融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放大了资本“最大化”占有剩余的能力,这是 21 世纪资本所具有的最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在《21 世纪资本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融化本身预设着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也是皮凯蒂关注的重点。皮凯蒂认为资本带来的不平等更多集中在一个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的收支状况实际上远远比人们想象的平衡得多。他说“关于资本的不平等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资本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的每一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远比其导致的国家间的冲突更严重。”^①“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许多国家之间的净资产头寸几乎趋于平衡,但绝对值还是比较大的。换句话说,许多国家持有大量其他国家的资本,相应地,其他国家也持有这个国家的资本,这两方的头寸大致是相等的,因此净国外资本接近于零。从全球来看,这些净头寸之和当然为零,因此全球财富总值等于全球(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内资本。”^②可以看出,头寸是皮凯蒂研究不平等的重要工具。头寸是一个金融学术语,原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等在一天营业结束时,所拥有的某种特定金融资产的数量情况,如拥有营业资金、外汇、股票、债券、期货合约、期权合约等的数量状况。”^③皮凯蒂书中的资本头寸是指一定时期内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中各国持有的各种资产的数量状况。他用“头寸相等”描述资本在国际流动中的平衡。我们不否认头寸概念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但是用头寸概念所表达的平衡值得我们深思,这与他的著作所呈现的 21 世纪资本的内涵及其本质之间不一致。

最后,数据幻象的本质与国际平衡之间的悖论。皮凯蒂用“头寸相等”描绘的数据幻象预设着空间上的不平等,这与它所揭示的国际资本平衡形成悖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以及国家之间资本竞争加剧,导致了国家之间严重的不平等。皮凯蒂考察了金融全球化,而且也关注了全球经济不平等,他透过全球范围内财富不平等的动态变化以及造就这一变化的规律,提出金融化会不会导致全球资本出现前所未有高度集中的问题,而且还提出对 21 世纪资本的考察必须具备全球视野。他指出“可以肯定的是,财富的不平等程度在 1980—1990 年再次开始加深,金融全球化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在一国的框架内衡量财富及其分布状况:21 世纪的财富不平等状况越来越需要从全球的视角进行测度。”^④然而他以“头寸相等”为依据把不平等的讨论局限于一国内部。当然,皮凯蒂的分析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是极具说服力的,从可计算的头寸来看,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大的不平等,而且他以数据为依据的推理似乎也是天衣无缝,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⑤,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资本实现增殖的手段就是流动。在金融化世界中,资本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的最佳手段越来越通过摸不着看不到的金融工具来实现,21 世纪的资本金融化不仅没有改变资本最大化占有剩余的本性,而且通过层层放大的杠杆使“最大化”实现了几何级数的膨胀。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出现了:金融资本在国际流动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一个趋于平衡的头寸吗?皮凯蒂的“头寸相等”与最大化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本质形成了明显矛盾,他基于头寸平衡的国际平等观点陷入悖论之中。

① 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5.

② 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0.

③ 陈胜权,圣才. 英汉证券与金融工程词典.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475.

④ 托马斯·皮凯蒂. 21 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55.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二、数据幻象背后的双向流动机制

是什么导致皮凯蒂的观点陷入悖论呢?他用“头寸相等”构筑的数据幻象背后存在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呢?资本增殖与国际资本流动中产生的头寸之间存在怎么样的内在关联呢?

第一,国际资本流动与增殖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趋势,因为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资本增殖与资本贬值之间矛盾运动的根本规律不断推动着国际资本流动。首先,利润率下降规律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于资本头上,决定了资本的竞争。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它决定着资本必须不断增殖才能自我保存,反之就会贬值。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都是以现有资本贬值为代价的。为了避免贬值或被淘汰出局,资本必须全力参与竞争,而竞争必然导致资本价值的不断提高,这种提高同时表现为原有资本的不断贬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原有资本的贬值都会引起资本的竞争,这几个方面都是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表现形式,而且利润率下降规律决定了资本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其次,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资本增殖与资本贬值之间矛盾运动的根本规律驱动资本在时间与空间中加速流动。不断运动是资本增殖的必备条件,资本不可能在静止状态中增殖。资本首先应该理解为一种运动,而绝非静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①资本之所以能实现自我保存,就在于它不断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资本是一种在各个不同阶段上以不同状态和形式循环运动的过程性存在。21世纪的资本流动在时间与空间上实现了双重叠加,这使资本占有剩余的力度和范围也叠加了,这是利润率下降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最后,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资本增殖与资本贬值之间矛盾运动的根本规律决定着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分离,最终必然带来金融化。金融化进程中,利润率下降规律作为一种压力机制,其强大压力必然导致资本的物质扩张让位于金融扩张。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流动方式不同,产业资本所从事的生产不过是资本为了增殖而不得不进行的“倒霉事”,一旦资本免于生产就能获取剩余,必然引发普罗大众、各方精灵都趋之若鹜,金融资本乃至金融化世界使资本免于“倒霉事”就能获取剩余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皮凯蒂的研究正是集中于这一点。

第二,资本只有通过推动资源流动才能保存自身与增殖。首先,金融化不能化解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本身内生性的危机,但能通过快速转嫁而缓解危机,资本能够转嫁危机的秘诀就在于它发现了资源并兑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化进程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又一次扩张,资本在世界市场流动,推动发展中国家资源的资本化。毫无疑问,金融化的推进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定在,但是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和利益冲突大大加深,更加隐蔽。金融化迅猛发展,带来全球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加速了两极分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操控和掠夺依然存在,甚至不断加深,只是被有些人鼓吹的人人平等、利益一致所掩盖。皮凯蒂的“头寸相等”所表达的国际平衡正是遮蔽了这一点。其次,资本在国外的头寸表面上看是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实质却是推动国际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所以,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头寸,绝不能仅仅看到资本的流动,而应看到资本流动实现资本积累是通过资源的流动来实现的。资本的生命就在于流动,资本流动决定着资源流动,资本金融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撬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并以此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国际资本流动是为了获取更广阔、更丰厚的资源,带有方向性矢量的资本流动一定朝向能够带来超额剩余价值的地方,头寸只是资本在技术层面留下的足迹而已。金融化的资本逻辑实质就是资本推动资源流动保存自身与增殖的逻辑。资本为获取最大化剩余推动了金融化,金融化反过来又为资本获取超额剩余提供最有利的条件,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第三,用头寸表达的国际资本流动作为一个数据幻象深深地遮蔽着资源流动的经济现实。首先,国际资本流动背后隐藏着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的互动。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增殖,实现这一目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1-122.

的手段便是推动资源流动。从经济增长的层面看,只有资本与资源同时参与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价值并快速推动经济发展,这不仅是经济现实,而且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金融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同时进行的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诸如更高的薪水、更高的租金、更优的制度管理等作为“优厚的待遇”使资本输入所在地的政府部门趋之若鹜,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都实现了彼此颇为欢欣的合作,二者的密切合作前所未有,从表面的程序上看,双方的合作不仅都是自愿的,而且是平等的,甚至通常被认为后者接受了前者的恩惠,而且表面上看这一过程的确推动了后者的经济发展,而这正是资本权力与政府权力互动的结果。其次,通过资源消耗实现资本增殖是资本的根本目的和最佳手段,而在价值分割过程中,资本的原有价值通过吮吸自然力,不仅自我保存,而且价值增殖,而资源被消耗。我们绝不能被表面上的资本、资源与劳动同时参与分配的说辞所迷惑。在数据幻象中,皮凯蒂的分配逻辑是完全正确的:财富总是按照一定份额分配在该分配的领域,就国际资本流动而言,无论资本输出还是输入,都会因各国之间所持有总头寸的相等而实现平衡。但是资本流动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资本输出国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会得到更多资本收益,而资本输入国在输入资本的同时大量消耗资源,尽管也得到补偿,但付出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皮凯蒂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之间的净资产头寸几乎趋于平衡,但是绝对值还是比较大的。”^①不难看出,皮凯蒂的国际资本流动背后有着明确的攫取资源的指向,而且随着头寸绝对值的增大而导致资源流动加速。如今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虽然难以通过数据表达出来,但这种资源消耗的现实境遇是不言而喻的。

三、金融化视域中数据幻象的本质追问

国际资本流动决定着金融化本身内含着全球经济不平等的趋势。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了战后转型的经济发展,国门的开放与经济制度的改革为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平台、体制和机制,这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国自身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也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的加速。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的需求为发达国家积累的大量过剩资本流出创造了契机,这样的国际资本流动具有两方面极不平衡却又非常匹配的特点:一是发达国家渐趋成熟,资本在国家内部越来越难以获取理想的高额利润,他们拥有着大量的以货币、机器、技术等形式存在的、随时可供输出的剩余资本;二是作为上山下乡运动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人们的生活远远没有脱贫,一方面需要安置大量的返乡知青,一方面现代化建设又缺乏工业化大生产的条件,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解决了这两方面的困难,同时也使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迅速流入中国。从资本总体性的层面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发达国家的过剩资本与中国的潜在资源之间发生了结合,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奇迹”的发生与此关系密切。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30多年,加入WTO十多年,今天回过头来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视角看,中国这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此而来的贫困积累无论从时间向度还是空间向度都是极为剧烈的,因为国际资本流动背后的资本权力运行机制决定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在金融化背景下更是如此。皮凯蒂揭示的因承袭导致的不平等只是时间向度的不平等,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于空间向度的不平等,却因数据幻象的遮蔽而被置于他的研究视野之外。

国际资本流动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资本与贫困积累,全球经济不平等是资本逻辑在金融化时代运作的必然趋势。皮凯蒂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中,国家之间的资本头寸总是平衡的,因为“所有产出必须以某种收入的形式分配到劳动或资本上”^②,这一观点看起来合理,但是在金融化世界中,资本分割剩余的方式和强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借助了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交通等发展的金融化世界中,金融资本成了占有和掠夺财富的最重要工具和最有效手段。首先,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原料、辅助材料的价

①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50.

②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巴曙松,陈剑,余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6.

格,极其低廉或相对低廉,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为获取高额利润而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流动。流动的结果是高消耗的再生产主要集中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表面上看,这一地区实现了繁荣与发展,但资本权力所撬动的剩余却朝着两个方向流动:一方面,金融资本行使了直接分割剩余的权力,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所获得的版税、利息、红利、利润等报酬合法地流向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资本增殖所吮吸的各种自然力,即所消耗的部分,却留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工资、薪水、酬金、奖金等(作为对工人和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的人的报酬)”劳动收入分配给生产一方的相关部门。皮凯蒂的分析表面看上去是有道理的,资本和劳动各有所得,头寸趋于平衡,而事实上,两个不同方向的流动背后预设着两极分化,即 $r>g$ 所揭示的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其次,在金融化世界中,皮凯蒂最终得出的囊括他整个理论逻辑公式 $r>g$ 的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国际资本流动中,资本收益率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率,因为金融资本不仅自身不消耗,而且连生产也经常不在自己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地区免于生产和资源消耗的资本高积累。相反,在资本输入的国家中,由于资本的低成本扩张,必然带来资源的破坏与浪费,总体上表现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资源消耗的贫困积累。事实上 $r>g$ 的真实内涵绝不仅仅是两个数字的关系,它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不平等,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国内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最后,在21世纪的当下,人们一旦放下资本拜物教的魔镜,随处可见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触目惊心的贫困积累,但是资本拜物教的魔镜还在,在看似科学的自由主义理论面前、在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强力发展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激烈竞争中,危机的征兆往往被有意置于次要地位或被忽视。皮凯蒂 $r>g$ 的总公式告诉我们,这种危机的征兆决不可忽视,这种积累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会导致不可挽回的两极分化。

在时间向度上,皮凯蒂的数据幻象遮蔽了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不平等。首先,皮凯蒂富人与穷人之间代际不平等的观点抓住了21世纪资本的主要现象特征,就时间坐标而言,这只是不平等现象的一部分,因为这一不平等不只是当代人之间的不平等,更是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不平等。皮凯蒂忧患的“富人的大部分收入并非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是来自他们已拥有的财产”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其实,金融化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全时空”^①世界,国际资本金融体系中流淌的财富不仅包括过去的死劳动,现在的活劳动,而且包括可预支的未来财富。资本通过举债扩张,不仅占有过去积累的财富,而且预支后代的财富,这种金融化的资本扩张模式对后代财富的预支,导致未来的人也将处于贫困积累的状态。其次,他只看到了表面上的“头寸相等”而没有看到导致代际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主要在于他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遮蔽了这一根本原因。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的重大不同之一就是“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如果说皮凯蒂有错误,那么他的错误与“经济学家”的错误如出一辙,那就是没有看到资本流动背后的社会关系。其实皮凯蒂揭示的代际不平等是国际资本扩张的直接结果,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与冲突更多的来自国际资本竞争,是国际资本竞争的一个结果,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面对发达国家资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它不通过大资本吞并中小资本、富人向穷人层层剥夺,不仅不能自我扩张,甚至自身难保。表面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实际上是国际资本扩张的结果。皮凯蒂的结论当然很有意义,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化、金融化的今天,这只是不平等的树木而不是森林。

在空间向度上,皮凯蒂的数据幻象遮蔽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从横向的空间考察,在产业资本主导的时代,创造财富主要靠物质劳动,资本积累主要靠扩大再生产,随着金融化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交通等的发展,原来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小了,甚至

①“全时空”这一概念在学界偶有出现,大多是指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同步进行无缝隙,无死角,全天候的工作过程,主要用来描述教育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及其它媒体、视频监控等,这一时空概念主要体现的是现有的、感性的、自然的时间和空间。本文中的“全时空”是一个历史化的时空,在这里时间和空间都是历史化的实体性存在,而且它不仅仅是现有的实体的历史时间,更包括未来所有可能的时间,不仅仅包括现有的实体的经济空间,更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的实体之外的摸不着、看不到的通过金融创新不断激活并供金融资本流通的空间。

②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6.

消失了,这使得在全球范围内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收益成为可能,金融资本成为占优势资源的所有者最好的掠夺工具和手段。金融资本在超额利润的驱动下向相对落后地区流动,资源消耗型的再生产逐渐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在资本所有者那里实现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是以它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低成本扩张为条件的。皮凯蒂的分配程序中,版税、利息、红利、利润等资本的报酬作为 $G-G'$ 中 ΔG 的大部分合法地流向了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直接履行了 $G-\Delta G$ 的过程,而把 G 减去 ΔG 的消耗部分留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作为“工资、薪水、佣金、奖金等(作为对工人和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劳动力的人的报酬)分配在劳动上”,表面上看皮凯蒂“头寸相等”似乎无懈可击,但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所遭遇的资源资本化及其流向必须引起重视。发达国家的高利润正源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低工资、资源环境破坏和资本低利润。这样的资本流动导致的结果是独具特色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一面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因资源持续消耗而导致的危机的威胁;一面却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免于生产、免于资源消耗的高社会福利生活。只是上述贫困积累在以资本为主导的金融化世界中被数据幻象所遮蔽,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贫困积累是有边界的,而且这一边界是资本积累不可逾越的界限。国际资本流动的数据幻象背后不仅隐藏着全球不平等的经济现实,而且时间向度与空间向度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那就是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带来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其它不平等加剧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21 世纪资本范畴最重要的时代内涵莫过于金融化,而金融化带来的全球经济不平等是 21 世纪最严重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金融化时代,正在面临国际资本金融体系强权挑战,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在国际资本金融体系如此发达的今天,金融资本依靠“看不见的腿”^①在全球各地奔走,直接分割剩余价值,导致的全球不平等却被数据幻象所遮蔽。我们发现当下的中国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高度重视金融化,高度重视国际资本流动,高度重视目前面临的各种危机征兆:第一,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都需要新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在构建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当下的时空坐标,即全球化、金融化的深层运行机制,把我们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置于金融化的时代大背景之中。第二,我们的经济研究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必须破解数据幻象,不能只关注作为现象的头寸或作为数字的具体分配,而应深层剖析国际资本流动的本质,破解金融化世界中的全球经济正义难题。第三,我们国家的顶层设计,既要重视金融发展,更要重视金融安全。在金融化世界中,无论多么庞大的企业,也无论多么强大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很可能一夜之间被做空,尤其是上升到国家安全方面更应高度重视。金融化世界的战争很可能不以兵戎相见,而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金融战争出现,也不排除“一个国家操盘,所有国家埋单”的可怕情景,甚至这种情况正在上演也未可知。总之,金融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皮凯蒂的忧虑是现实而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打破他的数据幻象,看到比代际不平等更为深刻的全球经济不平等,必须深层把握资本权力的运作机制。

四、结 语

金融化的 21 世纪,考察经济不平等必须具备全球化、金融化的视野,其中,国际资本头寸是 21 世纪资本最重要、最可把握的现象。皮凯蒂遵循形式逻辑得出的研究结果非常有意义,例如他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科学性”的证明、对 21 世纪金融化世界的描述、对 21 世纪更加不平等现实的揭示等,只是他用国际资本头寸构筑的数据幻象对深层本质的遮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他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决定了他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不平等的“冰山一角”。皮凯蒂在论述“头寸相等”时提出“所有产出必须以某种收入的形式分配到劳动或资本上”,他所有结论整体逻辑的总公式 $r > g$ 中暗含着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带来的不平等,这样的机制毫无疑问会给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带来危机。首先,资本竞争性地扩张推动自

^①宁殿霞. 金融化视域中全球资本逻辑与全球经济正义的双向追问. 伦理学研究, 2016, 83 (3): 97.

然资源流动,过度消耗环境与资源导致了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陷入生态危机。其次,资本竞争性地扩张攫取社会劳动组织的制度资源,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小资本为争得狭小的生存空间铤而走险,导致假冒伪劣盛行的经济环境,使欠发达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转基因产品、工厂化养殖、非法食品添加剂、毒奶粉、地沟油等现象比比皆是。最后,资本竞争性地攫取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使人成为资本增殖的单向度工具,面临压力弥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处于人的发展危机的边缘:不仅劳动者的发展空间、休闲时间被过度挤压,过劳死、自杀事件也频频发生。事实上,“一国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根本不是孰轻孰重的关系,而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一国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国家之间不平等导致的结果。国际金融资本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温暖的怀抱,却不自知,发展中国家消耗自己的资源养活发达国家,维持着发达国家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低通胀率,但是多少人却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人云亦云,说什么“中国制造让美国人失业”“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相比“一国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更令人触目惊心。21世纪全球资本逻辑的强力发展使资本越来越任性,使现代经济现象越来越扑朔迷离,“金融化的强力运作使资本总体性在更深层次上诉求着全球经济正义”,然而,主流经济学经常以一些概念、现象遮蔽全球经济不公正的本质,对全球经济正义的诉求构成巨大障碍。我们需要不断揭示经济现象的深层本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诉求全球经济正义。批判皮凯蒂的数据幻象绝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为了否定他而批判,而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21世纪资本金融化带来的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及其内生的全球经济不平等现实与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揭示作为人类对象化世界的国际资本金融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深层矛盾。

International Capital Position and Global Economic Inequalities:

Reinterpreting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NING Dianxia (Xi'an Fanyi Universit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mechanism of mutual flow between capital and resources, hidden behi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position,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increase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aggravation of poverty. The connotation of capital and inequality revealed i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truly demonstrates the reality of financialization in this century. However, the author holds the argument with the data illusion that two positions are more or less equal to state that the unequal capital position is concentrated within a country rather than between countries, but such an argument obviously contradicts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of capital distribu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fact, viewed from a temporal perspective,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includes not only the unequal capital distribu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thin a country, but the inequality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From a spacial perspective, capital inequality covers not onl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global scope, but developed regions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within different countries. Moreover, spatial inequality results in temporal inequality,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Key words: financialization;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data illusion; capital flows; resource flows

● 收稿日期:2016-05-12

● 作者地址:宁殿霞,西安翻译学院思政部;陕西 西安 710105。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6YJC720015)

● 责任编辑:何坤翁